

# 略說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 在東亞的環流

張 伯 偉\*

## 摘 要

在整個東亞地區，中國女性文學的創作由來已久，不僅有名篇流傳，而且有著名的女詩人、女作家享譽文壇。明代景泰（1450-1457）年間以降，閨秀文學在文壇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創作和出版風行一時。日本女性也素來有文學創作的傳統，相較而言，朝鮮女性的創作就極為寥寥。而當明代女性創作成為一代風氣，並且傳入朝鮮後，便開始引起朝鮮有識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鮮女性創作也開始興盛。在東亞書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漢籍的「東傳」或「回流」，而較少著眼於「環流」。無論曰「東傳」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徑往往是單向的，而「環流」的視角所見者，則是曲折的、錯綜的、多元的流動，而且這種流動還是無休止的。前者所獲往往是書籍傳播的「表象」，而「環流」著重探索的是書籍傳播、閱讀之後的「心象」。「書籍環流」包含了書籍本身在傳播中的多向迴圈，書籍內容的閱讀、接受並反應的互動，以及由此引發的觀念和文化立場的變遷。這一題旨相當豐富，限於篇幅，本文僅僅就明清時期女性書籍在東亞的環流現象作了一個初步的描寫，概括為採訪、購買、輸入、饋贈、翻刻、編集等六目，略舉其例以明之。至於這些書籍是如何被閱讀，閱讀中出現了哪些誤讀，閱讀後又是如何發生影響，則擬在今後的論文中續作探討。

**關鍵詞：**明清時期、女性、詩文、東亞、環流

---

\* 作者係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

## 一、前言

在整個東亞地區，中國女性文學的創作由來已久，不僅有名篇流傳，而且有著名的女詩人、女作家享譽文壇。鍾嶸《詩品》評論了自漢至梁一百二十多家作品，其中就有班姬、徐淑、鮑令暉等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唐詩繁榮興盛的標誌之一，就是作者身分廣泛，用胡應麟的話說：「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縉流、羽客，靡弗預矣。」<sup>1</sup>而在明代景泰（1450-1457）年間以降，閩秀文學在文壇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創作和出版風行一時。季嫻《閩秀集》〈選例〉云：「自景（泰）、（正）德以後，風雅一道浸遍閩閩，至萬曆而盛矣。」又云：「宮闈名媛，選不一種，大約盈千累牘。」<sup>2</sup>其龐大的數量規模所造成的衝擊，給四庫館臣也留下這樣的印象：「閩秀著作，明人喜為編輯。」<sup>3</sup>閩秀詩和閩秀詩人也就成為文學史上的專有名詞。日本女性也素來有文學創作的傳統，早在平安時代的《經國集》中，就有公主有智子內親王〈雜言奉和漁家二首〉，仿照張志和〈漁歌子〉而作，《本朝一人一首》評之為「本朝女中無雙之秀才也」。<sup>4</sup>至於以假名創作的和歌、物語、日記等，更是日本女性擅長的文體，也留下了不少經典名作。至江戶時代，則有別集、總集相繼問世。相較而言，朝鮮女性的創作就極為寥寥。尤其是在面對中國的女性創作時，這種對比就更為鮮明。徐居正（1420-1488）《東人詩話》卷下云：

古之閩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濤之輩，其詞藻工麗，可與文士頡頏……吾東方絕無女子學問之事，雖有英資，止治紡績而已，是以婦人之詩罕傳。<sup>5</sup>

- 
- 1 明·胡震亨，《詩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外編卷3，頁163。
  - 2 清·季嫻編撰，《閩秀集》〈選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331。
  - 3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卷193〈名媛彙詩〉，頁1766。
  - 4（日）林鵝峰編，《本朝一人一首》卷3（《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4）本附原文，頁371。
  - 5（朝鮮）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下，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卷（首爾：太學社，1996），頁510-511。

沈守慶（1518-1601）《遣閒雜錄》云：

婦人能文者，古有曹大家、班姬、薛濤輩，不可殫記。在中國非奇異之事，而我國則罕見，可謂奇異矣。<sup>6</sup>

留意東亞女性詩文文獻者如李德懋（1741-1793）也說：「高麗五百年，只傳閨人詩一首。」<sup>7</sup>這裏所提及的女性創作，都是指「閨秀」而言，不包括妓女在內。<sup>8</sup>

朝鮮半島素有「小中華」之稱，其始為華人對他們的稱謂，後來逐步演變為其自稱。高麗使臣朴寅亮（?-1096）「熙寧中與金覲使宋，所著尺牘、表狀及題詠，宋人稱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sup>9</sup>所謂「小華」，就是「小中華」之意。李奎報（1168-1241）〈題華夷圖長短句〉云：「君不見華人謂我小中華，此語真堪采。」<sup>10</sup>從唐玄宗稱新羅為「君子之國」，<sup>11</sup>到南北宋人以「小中華」看高麗，其間的脈絡是一以貫之的。崔岄（1539-1612）〈送柳西峒赴京師序〉云：「我東素稱小中華……之京師也，不能不汲汲於求書……其所求書，尤必以為文章也。」<sup>12</sup>「小中華」的核心即在詩文，用朝鮮時代洪萬宗（1643-1725）的話來說：「我東文獻聞於中國，中國謂之小中華。蓋由崔文昌致遠唱之於前，朴參政寅亮和之於後。」<sup>13</sup>對於自身的詩文造詣，朝

- 
- 6（朝鮮）沈守慶，《遣閒雜錄》（《大東野乘》本，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09），頁327。
- 7（朝鮮）李德懋，《清脾錄》卷3，《青莊館全書》卷34（《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頁45。
- 8從清代開始，中國人編纂女性詩文總集，往往將「閨秀」和「青樓」區分為二。如清代惲珠編選《國朝閨秀正始集》，其例言之一云：「青樓失行婦人，每多風雲月露之作，前人諸選津津樂道，茲集不錄。」便將「青樓」逐出「閨秀」。晚清時人衡論女性作品，也多分別論述者，如雷瑨既有《閨秀詩話》16卷，又輯《青樓詩話》兩卷，專記妓女之作。金燕輯《香奩詩話》3卷，也分為閨秀、青樓和方外。朝鮮人繼承了這種作法，如《李朝香奩詩》就將入選作者區分為「閨秀」和「娼妓」兩類。
- 9（朝鮮）金宗瑞，《高麗史節要》（首爾：明文堂，1981），卷6「肅宗明孝大王丙子元年九月」，頁153。
- 10（高麗）李奎報，〈題華夷圖長短句〉，《東國李相國集》（《韓國文集叢刊》第1冊），卷17，頁469。
- 11（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首爾：景仁文化社，1973），卷9，頁79。
- 12（朝鮮）崔岄，〈送柳西峒赴京師序〉，《簡易集》（《韓國文集叢刊》第49冊），卷3，頁287。
- 13（朝鮮）洪萬宗，《小華詩評》卷上，《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卷，頁424。

鮮人頗有自信，以文章華國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唯獨欠缺的是女性詩文。但就此而言，他們即便注意到這方面的事實，所發出的也是自傲的聲音。如徐居正云：「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吾東方女子不學之俗，安知反有益耶？」<sup>14</sup>而當明代女性創作成爲一代風氣，並且傳入朝鮮後，才引起了朝鮮有識之士的反省，許筠（1569-1618）是當之無愧的代表。他說：

東方婦人能詩者鮮，所謂惟酒食是議、不當外求詞華者耶？然唐人詩以閨秀稱者二十餘家，文獻足可徵也。近來頗有之，景樊天仙之才，玉峰亦大家……文風之盛，不愧唐人，亦國家之一盛事也。<sup>15</sup>

這裏所說的「唐人」，指的就是中國人。二十餘家的閨秀詩文，對於朝鮮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龐大的創作業績，在相當程度上對許筠有所刺激。經過一番反省，他提出了本國閨秀的代表，一是其姊氏許蘭雪軒（名楚姬，字景樊，1563-1618），另一個是李玉峰（?-1592），同時又將她們的創作上升到「國家之一盛事」的高度，可謂空前之論。

許筠只是籠統地說到中國閨秀之作二十餘家，兩百年後的成海應（1760-1839）在其《蘭室談叢》〈婦人詩集〉中則作了詳細列舉：

婦人詩集始於顏竣、殷淳，而徐陵、李康成有《玉台》之編，蔡省風有《瑤池》之詠，代如甄綜，韋縠《才調集》輯閨秀一卷。宋元以降，選家類不見遺。明朝則有鄭琬之《彤管遺編》，張之象之《彤管新編》，田藝衡之《詩女史》，劉之珍之《翠樓集》，俞憲之《淑秀集》，周履清（案：當作「靖」）之《宮閨詩》，鄭琰之《名媛彙編》，梅鼎祚之《女士集》、《青泥蓮花記》，姚旅之《露書》，潘之恒之《互史》，趙問奇之《古今女史》，無名子池上客之《名媛瓊囊》，竹浦蘇氏之《胭脂瓊》，蘭陵鄒氏之《紅蕉集》，江邦申之《玉台文苑》，方維儀之《宮閨詩史》，沈宜修之《伊人思》，季嫻之《閨秀集》，而青黃雜糅，真贗交錯，濟南王士禛悉從考正，爲《然脂集》。<sup>16</sup>

成氏列舉了大量明代閨秀詩集，<sup>17</sup> 是否皆親見不可斷言，但或多或少應有傳入

14 徐居正，《東人詩話》卷下，《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1卷，頁511-512。

15（朝鮮）許筠，《鶴山樵談》（《稗林》本，首爾：探求堂，1991），頁24。

16 成海應，《蘭室談叢》〈婦人詩集〉，《研經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78冊），外集卷61，頁108。

17 其中也有個別訛誤，如《青泥蓮花記》、《露書》皆爲筆記小說，非女性詩集。

朝鮮者。這些書在現存的朝鮮王室書目中俱未見，因此，可以推測其流傳範圍主要是在民間。

書籍交流的途徑，我以前曾歸納為採購、輸入、翻刻、饋贈四項，<sup>18</sup> 考察東亞的書籍環流，其途徑大致類此，只是表現得更為複雜多樣，此處擬圍繞與女性文學相關的書籍略述如下。

## 二、採 訪

自明正統十四年（1449）倪謙出使朝鮮，與朝鮮文臣多有詩文酬唱，朝鮮方面將這些作品編纂成集，刊行於世，終於《癸酉皇華集》（1634年刻），形成了近兩百年明鮮之間的詩賦外交傳統，這就是現存的 25 種（一種不完整）《皇華集》。<sup>19</sup> 這些書不僅「隨在鋟梓，飾以金碧，揭之楣間」，而且「布之國中，俾為矜式」，華察說自己「曩在京師，每從縉紳間得聞其概，未嘗不心壯其事而樂道之也」，<sup>20</sup> 可見其口耳相傳之廣。透過不同途徑傳入中國，這些書也為中國文人所閱讀，並且引發了他們濃厚的興趣。許筠〈丙午紀行〉四月一日記錄了朱之蕃的一番話：

在北京見《皇華》舊刻，如李荇、鄭士龍、李珥俱有集乎？……近觀柳老（當指柳成龍）之作，圓轉婉亮，有勝於前人也。貴國人詩，可速繕寫以示。<sup>21</sup>

此事發生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從這段話中不難發現，中國文人在北京就可以看到《皇華集》，由於對此類文獻的閱讀而引起對朝鮮人詩的興趣，因此，到朝鮮後就自然生出收集採訪的願望。這不能解讀為只是朱之蕃的個人興趣，實際上也代表了當時一批中國文人共有的想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宣祖二十五年（萬曆二十年，1592）「壬辰倭亂」後，明軍出兵援朝，為之

18 參見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二章，頁 84-120。

19 有關現存各種《皇華集》的介紹，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下編有概述，可參看。

20 明·華察，〈讀皇華集序〉，《己亥皇華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1 冊），卷 5，頁 693。

21 許筠，〈丙午紀行〉，《惺所覆瓿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74 冊），卷 18，頁 291。

收復故土，軍中韓初命、吳明濟、汪世鍾、藍芳威等人，都懷有採訪朝鮮詩的心願，就不難理解了。最後的結果，就是出現了兩部《朝鮮詩選》和一部《朝鮮詩》。

最先編纂成帙的是吳明濟的《朝鮮詩選》，據其自序，丁酉年（萬曆二十五年，1597）隨軍援朝，次年在義州向李文學等人「訪東海名士崔致遠諸君集」，「有能憶者，輒書以進，漸至一二百篇」；至漢城，為收集朝鮮詩，「館於許氏，許氏伯仲三人，曰筭、曰箴、曰筠，以文鳴東海間。筭、筠皆舉狀元，筠更敏甚，一覽不忘，能誦東詩數百篇，於是濟所積日富。復得其妹氏詩二百篇。而尹判書根壽及諸文學亦多搜殘篇，遂盈篋」；其後又「館於李氏，李氏，朝鮮議政德馨也，雅善詩文，濟益請搜諸名人集，前後所得，自新羅至今朝鮮共百餘家。披覽之，凡兩月不越戶限，得佳篇若干篇，類而書之」。<sup>22</sup> 此書之編成，完全得自於其本人在當地的採訪。

又有藍芳威《朝鮮詩選全集》，和吳明濟不同，他的採訪對象不是文學名家，而是民間百姓。由於語言不通，他或是通過「譯人」，即翻譯；或是憑藉「楮穎」，即紙筆，尤其是後者。「即馬圍重廡（蓄馬者和雜役）亦工點畫」，「士多通詩，以至於方之外，楮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鞅韜士於翰墨寡所短長，時詣軍幕，以詩相投贈，或以其國中所為詩交出而傳示。久而益親習，煦若家人情」；「自忘疎陋，親為訂選，共得詩如干，釐為四部」。<sup>23</sup> 吳知過序言亦稱，「（藍公）首尾在朝鮮者幾三年，得朝鮮投贈詩及士女自所為詩幾數百篇，皆不辭手錄，而親為選訂」。<sup>24</sup> 但此書編成於吳書之後（吳編刊刻於萬曆二十八年，藍編刊刻於萬曆三十二年），受其較大影響也是事實。<sup>25</sup>

汪世鍾（字伯英，參與者可能還有賈維鑰）則編就《朝鮮詩》四卷，其書已佚，據徐燭《筆精》卷5云：「新都汪伯英，從萬中丞經略朝鮮，集其國中古今詩四卷，儼然中華之調。」<sup>26</sup> 則亦從此行採訪所得者中編選。

22 祁慶福，《朝鮮詩選校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頁238-239。

23 明·藍芳威，〈選刻朝鮮詩小引〉，《朝鮮詩選》卷首，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圖書館藏本。

24 〈藍將軍選刻朝鮮詩序〉，同上註。

25 參見李鍾默著，李春姬譯，〈關於伯克利大學藏本藍芳威編《朝鮮詩選全集》〉，載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19-336。

26 明·徐燭著，沈文倬校注，《筆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170。

三部詩選的編者、眼光、採訪對象不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創作，尤其是許蘭雪軒，在三部書中都是一顆耀眼的明星。今本吳編共 7 卷，入選詩人 112 名，詩作 340 首，蘭雪軒一人就入選 58 首。此書還入選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趙瑗妾李氏等其他女性之作。藍編 8 卷，收詩 585 首，蘭雪軒一人就占 2 卷，詩作 130 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顯。此外，還入選了新羅女王、趙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編雖不見，但從旁證材料可見，亦同具以上特點。如王同軌云：「薊州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獨許姝氏最多而最工。」<sup>27</sup> 洪萬宗亦指出：「近世薊門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東方詩，獨蘭雪軒詩最多。」<sup>28</sup> 如果注意到吳編本「同閱校正」者的名單，賈、汪二人皆名列其中，則其受吳編影響，突出蘭雪軒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 三、購 買

購買是雙邊貿易的內容之一，有關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中朝之間的貿易問題，前人已有一些研究，獲得了若干基本認識。如全海宗指出：「中國與韓國間交易共有兩種。其一是通過使行往來進行的交易；其二是直接在國境地帶進行的交易。」<sup>29</sup> 這也就是張存武所說的「使行貿易」和「邊市」。<sup>30</sup> 就書籍而言，完全屬於使行貿易。相較而言，以官方意志購買的書籍種類多顯陳舊保守，內容多為程朱性理學著作，而其他種類的或代表新學風的著作，則有賴於私人購買。李德懋在給金鍾厚（直齋）的信中曾說：「中國書籍之稍稀貴者，除非文士入燕親購，則元無可得之理。」<sup>31</sup> 清人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亦載：「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在彼所缺者，日出

27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續修四庫全書》第 12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54〈朝鮮許姝氏詩〉，頁 211。

28 洪萬宗，《小華詩評》卷下，《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 3 卷，頁 524。

29 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貿易考〉，收入全海宗著，全善姬譯，《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229。

30 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第二章、第三章。

31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57 冊），卷 19，頁 255。

市中，各寫書目，逢人便問，不惜重直購回。」<sup>32</sup> 以致於有些狡獪的中國書商，往往以高價將普通書籍出售給朝鮮人。沈德符曾記載萬曆年間事云：「朝鮮俗最崇詩文……皆妙選文學著稱者充使介，至闕必收買圖籍。偶欲《弇州四部稿》，書肆故斬之，增價至十倍。」<sup>33</sup> 這種情形在清代也同樣存在。<sup>34</sup>

一般來說，朝鮮人到中國購買的主要是中國書。但是在明代後期的一些總集中，即便是以中國詩歌為主，也還是會兼選朝鮮詩。因此，購買中國書的同時，也就在實際上造成了書籍的環流。李宜顯（1669-1745）曾出使中國，後於其〈陶峽叢說〉（1736年撰）中記載：「明人絕喜我東之詩，尤獎許景樊詩，選詩者無不載景樊詩。」<sup>35</sup> 其後舉到的選本有藍芳威《朝鮮詩選全集》、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陳子龍《明詩選》、鍾惺《詩歸》等。尤其是《列朝詩集》在朝鮮獲得很高評價，故影響亦大。<sup>36</sup> 而在專選女性作品的詩集中，如《名媛匯詩》、《古今女史》、《名媛詩緯初編》等，也從不忽略朝鮮女性的作品。萬曆四十六年（1618）刊印的蘧覺生《女騷》，趙時用為之序，言及編選範圍，就有「夷夏兼錄」<sup>37</sup> 之語，這似乎已經成為十七世紀以降中國女性詩選的通例之一。考察這些詩選中朝鮮女

32 清·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95。

33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0「朝鮮國詩文」條，頁786。

34 李德懋《入燕記》載：「每年使臣冠蓋絡繹，而其所車輪東來者，只演義小說及《八大家文抄》、《唐詩品彙》等書，此二種雖曰實用，然家家有之，亦有本國刊行，則不必更購。中國則此二書亦廣布，不必珍貴，價亦甚低。但朝鮮使來時，必別為儲置，以高價賣之。東人之孤陋類如是。」《青莊館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5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卷67，頁225-226。李珣《燕行紀事》〈聞見雜錄〉記載中國商人「自相買賣時，呼價過高，則必曰『我非高麗人，爾何呼價如此』云」。《燕行紀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3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頁146。李在學《燕行日記》也有類似記載，其〈館中雜詠〉更有詩云：「館中貨僧序班曹，伎倆由來判析毫。相對東人愚弄甚，鑼鈴燐佩價猶高。」《癸丑燕行詩》，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7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頁503-504。

35（朝鮮）李宜顯，《陶谷集》（《韓國文集叢刊》第181冊），卷28，頁455。

36 李宜顯《陶峽叢說》指出：「選明詩者亦多，錢牧齋《列朝詩集》當為一大部書。蓋自元末明初至明之末葉，大篇小什，無不搜羅盡載。而旁采僧道、香奩、外服之作，亦無所遺，實明詩之府庫也。」載於《陶谷集》（《韓國文集叢刊》第181冊），卷28，頁450。

37 胡文楷編著，《歷代婦女著作考》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885。



性作品的文獻來源，絕大多數是依據上文所舉的《朝鮮詩選》等書而作的「二次詩選」。以《列朝詩集》而論，其朝鮮部分基本上出自吳明濟《朝鮮詩選》，書中多次引用吳明濟詩選自序以及許筠的後序，其選蘭雪軒詩明確表示：「今所撰錄，亦據《朝鮮詩選》，存其什之二三。」<sup>38</sup>又選李達之詩，出自《蓀谷詩集》，自云「天啓中，毛總兵文龍守皮島，屬訪求東國書籍，以此集見寄」<sup>39</sup>，可知亦訪求所得。《明詩綜》的「屬國」部分亦選入不少高麗、朝鮮詩，言及相關文獻云：「今之存者，僅會稽吳明濟子魚《朝鮮詩選》而已。」<sup>40</sup>又林悌（1549-1587）名下云：「詩見《朝鮮采風錄》。」<sup>41</sup>據王士禎《池北偶談》，《朝鮮采風錄》乃康熙十七年（1678）赴朝頒詔副使孫致彌撰，實因康熙「令采東國詩歸奏」，故朴彌〈送詔使還京師詩序〉亦謂此行使臣「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前此所未有也」。<sup>42</sup>朱彝尊《明詩綜》參考此書，選入了朝鮮詩人的作品。而當這些中國人編纂的詩選（其中也包括女性作品）被購入朝鮮，就形成了書籍的環流。

據俞士基〈林碧堂遺集跋〉云：「去歲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書狀赴燕，購得錢牧齋謙益氏所輯《列朝詩集》，歸以眎余。」<sup>43</sup>據《使行錄》記載，金斗明作為書狀官赴燕的日期是朝鮮肅宗八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sup>44</sup>上距《列朝詩集》之刊刻有三十年，這是明確記載購入時間的最早記錄。

朱彝尊《明詩綜》的購入者為李宜顯，其《庚子燕行雜識》下列舉此行所購典籍，就有此書，時在朝鮮肅宗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

明末鍾惺、譚元春編有《詩歸》，指《古詩歸》和《唐詩歸》兩種，又有舊題鍾惺之《名媛詩歸》36卷，王士禎以為「乃吳下人偽託鍾、譚名字，非

38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閩集，頁 6857。

39 同上註，頁 812。

40 《靜志居詩話》，載於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95 上引，頁 4403。

41 同上註，卷 95 五下引，頁 4453。

42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18，頁 426-429。

43 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上冊，頁 15。

44 《朝鮮》鄭昌順等編纂，《同文彙考補編》（《同文彙考》第 12 冊，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卷 7，頁 950。

真出二公之手」，<sup>45</sup>《四庫提要》指出：「與所撰《古唐詩歸》並行，其間真偽雜出，尤足炫惑後學。王士禛《居易錄》（當作《池北偶談》）亦以為坊賈所託名。今觀書首有書坊識語，稱名媛詩未經刊行，特覓秘本精刻詳訂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sup>46</sup>但李宜顯〈陶峽叢說〉引及《詩歸》，並謂其中入選蘭雪軒詩，則此書實即指《名媛詩歸》。最早讀過此書的朝鮮人是南九萬（1629-1711），他說自己「曾入燕館，得《名媛詩歸》一帙」。<sup>47</sup>考其履歷，他曾於肅宗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十二年（1686）兩次作為朝鮮正使赴燕，故其獲得《名媛詩歸》的時間也就在此際。又據申光洙（1712-1775）〈答姜正言必慎〉云：「家弟光河，曾奉《詩歸》一借之教，每以不果得見自恨。適赴婦家不還，今拜申許，從後投示，兄弟庶得以與寓目焉。」<sup>48</sup>他向姜必慎商借的《詩歸》，看來也還是《名媛詩歸》。「高靈之申，世以文學顯。」<sup>49</sup>其妹申芙蓉堂（又號山曉閣，1732-1791）就有《山曉閣芙蓉詩選》一卷，其〈冬至思兄〉是寫給光洙和光河（1729-1792）的信：「不知京中之二兄，誰家與朋友講論詩書而罷，時時愁思極心。」<sup>50</sup>為不得參與其間而惆悵。家中有如此高才的妹氏，他們對女性作品的關心也就十分自然，故一再向人借閱。

李德懋曾於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入燕，曾在北京琉璃廠尋訪書籍，「只抄我國之稀有及絕無者」，<sup>51</sup>寫成待購書目，其中就有文粹堂的《名媛詩抄》和文煥齋的《名媛詩歸》。可見此二書在朝鮮還是流傳不廣的。

#### 四、輸 入

採購是東人到中國購買，輸入則是中國人將書籍帶進。上一種方式主要

45 《池北偶談》，卷 18〈名媛詩〉，頁 435。

46 《四庫全書總目》，卷 193〈名媛詩歸〉提要語，頁 1759。

47 〈朝鮮〉南九萬，〈題林碧堂七首稿後〉，《藥泉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132 冊），卷 27，頁 455。

48 〈朝鮮〉申光洙，《石北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31 冊），卷 11，頁 414。

49 申光河，〈申光洙行狀〉，《石北集》卷 16 附錄，同上註，頁 506。

50 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頁 608。

51 李德懋，《入燕記》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59 冊），卷 67，頁 220。

在中朝之間發生，後一種方式則在中日之間（朝日之間也有少量發生）。<sup>52</sup> 關於中日之間的貿易，前人已經作了較為充分的研究。<sup>53</sup> 尤其是利用日本現存的各種「船載書目」，可以從不同方面展開中國書籍輸入日本之研究。中日之間在長崎的貿易頻繁，大量書籍通過商船輸入日本。這些商船多來自於江浙和福建，而明清以來的江浙不僅是人文淵藪，也是刻書業的重鎮。胡應麟《經籍會通》指出：「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闔也，臨安也……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會萃焉。」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多；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sup>54</sup> 這是明代後期的情況，清代亦大體如此，王士禛《居易錄》卷 14 云：「近則金陵、蘇、杭書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無刊書之事，京師亦鮮佳手。」<sup>55</sup> 由於赴長崎的清商多來自於江浙、福建，故書籍輸入的速度和數量也是驚人的。朝川善庵（1781-1849）〈清嘉錄序〉指出：

近刻清人詩集舶到極多，以余所見，尚有二百餘部，而傳播之廣且速者，莫顧君鐵卿《頤素堂詩抄》若也。梓成於道光庚寅（1830）首夏，而天保辛卯（1831）三月，余得諸江戶書肆玉巖堂……其書刻成不一年，自極西而及於極東，所謂不脛而走，是豈偶然哉？<sup>56</sup>

對於這類情形，連朝鮮人也要感歎「何其郵傳之速而先睹之快也」！<sup>57</sup>

雖然女性詩文只占輸入書籍的極小部分，但根據保留至今的各類船載書目，<sup>58</sup> 還是能夠舉出如下作品：

52 在中朝之間書籍輸入的情況極少，偶而出現，也是由於漂流船的原因，並非圖書貿易。

53 代表性的著作如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等。

54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 4，頁 41-43。

55 清·王士禛，《居易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480。

56 （日）朝川鼎，〈清嘉錄序〉，《樂我室遺稿》卷 2，崇文叢書第 2 輯之 51（東京：崇文院，1931），頁 8。

57 （朝鮮）李尙迪，〈讀《蔦錄》〉，《恩誦堂集》續集卷 2〈文〉（《韓國文集叢刊》第 312 冊），頁 242。

58 據（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編（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 《古今女史》一部一套，元祿八乙亥年（1695）。
- 《閨貞集》一部一本，元祿十六癸未年（1703）。
- 《名媛詩歸》，享保八癸卯年（1723）；一套八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 《古今名媛詩歸》一部一套，寬政十一己未年（1799）。
- 《彤管新編》一部四本，享保十一丙午年（1726）。
- 《午夢堂詩》一部八本，安永八己亥年（1779）。
- 《本朝名媛詩抄》一部一套，天明三癸卯年（1783）；一套二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 《名媛尺牘》五部各一套（一部新渡，一部阪上領作，三部買請人），天保十二丑歲（1841）；一部一套，天保十二丑歲（1841）。
- 《彤管遺編》一部二套，申三番船，嘉永二酉歲（1849）五月；一部二套，申四番船，嘉永二酉歲（1849）五月。

以上諸書，《閨貞集》不詳何時何人所撰，但既然在康熙四十二年已經傳入，必為此前所有。《午夢堂詩》當即明人葉紹袁編《午夢堂集》。《古今名媛詩歸》與《名媛詩歸》當為一種。最早一部為康熙三十四年傳入之《古今女史》，最晚一部為道光二十九年傳入之《彤管遺編》。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袁枚的《隨園三十種》，其中包括《隨園女弟子詩選》，輸入本極多：

- 《隨園卅種全集》一部十套，天保十二（1841）；又一部十二套；
- 《袖珍隨園三十種》二部，天保十五（1844）；
- 《隨園三十種》二部各十六套，天寶十二（1841）；二部，天保十五（1844）；一部十套，弘化三歲（1846）；一部十套，弘化四歲；一部十二包，弘化五歲；一部八套，嘉永二酉（1849）；一部十套，嘉永六年（1853）。

在十二年中進口了十三部八十八套，這還只是不完全統計。此外，包含了朝鮮女性詩的其他中國總集，如《列朝詩集》在享保十一年（1726）和二十年（1735）傳入，《列朝詩集小傳》則在元祿十二年（1699）傳入，此書從《列朝詩集》中裁出單行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次年便傳入日本。再如《明詩綜》，享保六年（1721）有一部四套傳入，此後在寶曆九年（1759）、天明二年（1782）還不斷陸續傳入。儘管這裏所羅列的，既不是中國女性作品實際傳入時間的起訖，也不是傳入作品的全部書目，但通過對這一歷史片段的截取，也能使我們遙想當年商舶輸入的情形。

至於朝鮮輸入日本的書籍，雖然有各種零碎的記錄，但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也只有蛛絲馬跡可尋。李德懋〈盡葉記〉六「東國書入日本」曾記錄若干書名：

《東國通鑒》《三國史》《海東諸國記》《芝峰類說》《理學通錄》《朱書節要》《東醫寶鑒》《懲毖錄》《晉山世稿》《退溪集》《栗谷集》皆入日本。戊辰信使之行也，大阪人上月信敬，字丹藏，號專庵，問：「陽村《入學圖說》、晦齋《九經衍義》、退溪《聖學十圖》《啓蒙傳疑》《朱書節要》《天命圖》《自省錄》、栗谷《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啓蒙補要解》，皆貴國儒書，而此後又有何人著書衛道耶？」此等書，亦已入於日本，故丹藏之言如此。其中《啓蒙補解》，我國所未聞者也。《春官志》，李孟休著，曰：「倭所求請書籍，則《五經四書大全》《朱子大全》《十三經注疏》《退溪集》《東醫寶鑒》《東文選》之屬，不可勝記。而如《楊誠齋集》《五經纂疏》《文體明辨》《周張全書》《文章辨體》《小學》《字訓》《呂東萊續大事紀》等書，我國所無，故不許。」<sup>59</sup>

所謂「戊辰信使」，指的是英祖二十四年（1748）的朝鮮通信使，曹命采（1700-?）爲此行之從事官，撰有《奉使日本時間見錄》，其中四月十三日記錄：

曾聞我國書籍中《懲毖錄》《考事撮要》《輿地勝覽》等冊子前已入來，而今聞《兵學指南》《通文館志》新入此地云。此皆訓別輩受賂覓給者，而不畏邦憲。此輩之奸弊如此，萬萬絕痛。<sup>60</sup>

更早一次的朝鮮通信使爲肅宗四十五年（1719），製述官申維翰（1681-1752）《海槎東遊錄》卷4載：

大阪書籍之盛，實爲天下壯觀……自我邦關市以來，厚結館譯，博求諸書。又因信使往來，文學之途漸開，而得之於酬答之間者漸廣故也。最可惜者，金鶴峰《乘槎錄》、柳西厓《懲毖錄》、姜睡隱《看羊錄》等書，多載兩國隱情，而今皆梓行於大阪，是何異於覘賊而告賊者乎？國網不嚴，館譯之私貨如此，使人寒心。<sup>61</sup>

59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259冊），卷59，頁56。

60 （日）辛基秀、（日）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東京：明石書店，1994），第6卷，頁131。

61 （朝鮮）申維翰，《青泉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00冊），續集卷6，頁491。

由此可以推知，朝鮮書籍之輸入，是由日本人賄賂「訓別」（當為通信使團中的低級隨員）、「館譯」（當為倭館或通信使團中的翻譯），由他們私下代為「覓給」。在這些書籍中，也有女性作品。

日本正德元年（朝鮮肅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臘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衛與儀兵衛刊本《蘭雪軒集》，乃據朝鮮崇禎後壬申（1692）東萊府重刊本為底本開版。東萊府（今韓國釜山）位於朝鮮東南，與日本對馬島接近，乃通信使赴日必經之地，此書極有可能是由肅宗三十一年朝鮮通信使團成員帶入。<sup>62</sup> 據井上和雄編《慶長以來書賈集覽》，文台屋治郎兵衛自延寶至天明年間（1673-1789）在京都堀川通營業。<sup>63</sup> 通信使團抵達京都的時間為該年九月末，十二月初一即開版印刷，可見速度驚人。<sup>64</sup>

## 五、饋 贈

東亞民間的書籍互贈，可謂由來已久。文人交往，總是期待「以文會友」，書籍互贈是不可少的。不過，在明清時代以前，主要是中國人向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人贈送書籍，回贈的情況較少。贈送的書籍在被閱讀之後，也往往會產生一連串的反應，結成文學史上的成果。如許筠〈世說刪補注解序〉云：

劉說（指《世說》）、何良俊書（指《語林》）行於東也久矣，而獨所謂《刪補》者未之睹焉，曾於弇州《文部》中見其序，嘗欲購得全書，顧未之果。丙午春，朱太史之蕃奉詔東臨……將別，出數種書以贈，則是書居其一也。不佞感太史殊世之眷，獲平生欲見之書……因博攻典籍，加以注

62 筆者此前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的《蘭雪軒集》解題中提出這一看法，得到了日本學者會員正江教授的呼應，見其〈《九州諸將軍記》掲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兩朝平攘錄》に記録された朝鮮女流詩人〉（載於《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82(2012.6): 17-31）。只是現在需要稍作修正，即此書之傳入並非出於通信使團宣揚朝鮮文教之盛的目的，而是某些「不法」者受日本人的賄賂而代為私購的。

63 （日）井上和雄編，《慶長以來書賈集覽》（大阪：高尾書店，1916），頁84。

64 再舉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申維翰《海槎東遊錄》卷4記載：「湛長老以大阪新刊《星槎答響》二卷示余，此乃余及三書記與長老答贈諸什，而所刊在赤關以前之作，餘未卒業。然計於一朔之內，剗剗已具。」見《青泉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00冊），續集卷6，頁491-492，刊刻兩卷書，僅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解，雖未逮孝標之詳核，亦不失為忠臣也。使元美知之，則必將鼓掌於冥冥中以爲愉快焉。<sup>65</sup>

可知王世貞《世說新語刪補》由朱之蕃在丙午年（1606）贈送許筠，筠爲注釋。儘管此書不傳，但由於他的注解，促使了《世說新語刪補》較之於劉義慶的原作更爲流行，是可以推而想之的。許筠之善爲文章，與他對《世說》的深入探究也是密切相關的。<sup>66</sup>而朝鮮人向中國人贈送女性作品，也是從許筠開始的。

吳明濟曾在許筠等人的大力幫助下，編成《朝鮮詩選》。其書尚未編訖，吳氏中途回國，就攜帶了蘭雪軒詩（很可能就是他所說的「得其妹氏詩二百篇」），「長安縉紳先生聞之，皆願見東海詩人詠及許妹氏游仙諸篇」。<sup>67</sup>所以，中國人到朝鮮，一有機會便主動索取。萬曆三十四年，明廷以翰林修撰朱之蕃爲正使、梁有年爲副使頒詔朝鮮，此前已聞蘭雪軒之名（這應該得自於《朝鮮詩選》），故與許筠見面之初便詢問蘭雪軒詩，筠「即以詩卷進，上使諷而嗟賞……兩使求石峰書，余適有〈玉樓文〉兩件，分進之」。<sup>68</sup>石峰爲韓濩（1543-1605）之號，其書法爲海東名筆，頗爲當時中國人看重。〈玉樓文〉即蘭雪軒之〈廣寒殿白玉樓上樑文〉，書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仲夏，幾乎是韓石峰臨終之筆。許筠贈送朱、梁二使的，當爲該書法之刻本。朱、梁二人讀完蘭雪軒詩，分別爲其集作序題辭，予以由衷讚美和高度表彰。回國後還繼續爲之揄揚，正如錢謙益所說，「金陵朱狀元奉使東國，得其集以歸，遂盛傳於中夏」。<sup>69</sup>後人出使朝鮮，更是頻繁索取其集。許筠〈己酉西行記〉載萬曆三十七年（1609）五月使臣劉實等人索書事云：

徐明來言，在北京見陶庶子齡，言曾見朱宮諭之蕃，道東國有許某者，其姊氏詩冠絕天下，你之彼，須求其集以來。都監乃斯人也，有集在否？余

65 許筠，《惺所覆瓿稿》（《韓國文集叢刊》第74冊），卷4，頁173-174。

66 李德懋〈耳目口心書〉四指出：「許端甫《覆瓿集》簡牘娟奇可喜，東國罕有也。學明文者，而其取用者，一部《世說》也。」（《青莊館全書》卷51，頁428）這裏所說的《世說》，也應該指王世貞的《世說新語刪補》。而許筠爲文之受其影響，實不止於尺牘，他在其後編纂的《閒情錄》一書，更能夠體現他對「世說體」的仿造。

67 吳明濟，〈朝鮮詩選序〉，《朝鮮詩選校注》，頁239。

68 許筠，《惺所覆瓿稿》（《韓國文集叢刊》第74冊），卷18〈丙午紀行〉，頁290。

69 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頁6856。

即出囊中一部以給。

徐相公曰：「《蘭雪軒集》劉公亦欲得之，俺亦請一件也。」余祇餘一卷，出給之，令致於使。其一件該給徐者，約於京。田、楊亦請之，俱以京為期。<sup>70</sup>

天啓二年（1622）梁之垣出使朝鮮，向李廷龜（1564-1635）索要《蘭雪軒集》，李氏〈答梁監軍之垣書〉云：「《蘭雪齋詩》果有之云，而家不曾貯，聞板本在遠郡，從當印來。」<sup>71</sup> 直至肅宗四年（康熙十七年，1678），清使「求觀東國文籍，齋去石洲、挹翠、荷谷、玉峰、蘭雪、圃隱等集」，<sup>72</sup> 也仍然沒有忘記蘭雪軒詩。

而當許筠作為朝鮮使臣出使中國的時候，他也將《蘭雪軒集》作為禮品贈送。光海君六年（1614），許筠以千秋兼謝恩正使身分赴中國，金中清（1566-1629）為書狀官，撰有《朝天錄》，就記載了許筠贈送其姊氏詩集的事：六月十五日，行經遼陽，將蘭雪詩集贈送當地官員；六月二十七日，行經小凌河附近，將蘭雪軒詩贈送方初陽；七月十日，至永平府，將蘭雪軒詩贈送白翰林；十一月十日，筠七月以重賂請白翰林為蘭雪軒集作序，至此已撰畢。<sup>73</sup> 以上記載未必沒有遺漏，但已經不難看出許筠向中國人慷慨贈送其姊氏詩之不遺餘力。

洪大容（1731-1783）於英祖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1765）以隨員身分到北京，認識了潘庭筠等人，在筆談間曾觸及到女性詩文創作的問題，潘夫人能詩，故極力表彰女性的文學天才。洪大容保守，力言「行修閨範，是乃婦人事。若修飾文藻，以詩得名，終非正道。」<sup>74</sup> 然而此後李德懋致潘庭筠書，則主動索取其婦詩稿：

前因湛軒聞先生賢閣湘夫人有《舊月樓集》，閨庭之內，載唱載和，真稀世之樂事。詩品與桐城方夫人、會稽徐昭華何如也？似有刊本，願賜一

70 許筠，《惺所覆韻稿》（《韓國文集叢刊》第74冊），卷19，頁296。

71 （朝鮮）李廷龜，《月沙集》（《韓國文集叢刊》第70冊），卷34，頁89。

72 （朝鮮）金慶門等，《通文館志》（首爾：民昌文化社，1991，複製日本朝鮮總督府影印京城帝國大學藏本），卷9，頁134。

73 參見（朝鮮）金中清，《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1冊（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頁448、465、481、542。

74 （朝鮮）洪大容，《湛軒書》（《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冊），外集卷2，頁136。



通，留爲永寶。<sup>75</sup>

不僅表現出豔羨之情，而且關注其詩風格，同時提及方夫人（維儀）和徐昭華，前者編有《古今宮閨詩史》，後者爲毛奇齡女弟子，皆甚有名氣，故李德懋乃援以爲比。至於「留爲永寶」云云，即便有恭維因素在，至少還是很中聽的，想必潘庭筠也會樂於奉送。

東亞女性詩文的流傳，其輸入方式有時還是非直接的。比如安南的女性創作傳入朝鮮，是兩國使臣在北京酬唱時附帶發生的。李恒福（1556-1618）〈書李參議晬光朝天詩後〉云：

幼從中君所得見權參判叔強朝京時帖，與安南使者武佐酬唱者居多，而且附本國閨秀送武佐之作數十篇，如淳於鶯鶯、褚玉蘭、徐媼，皆清健豪爽，能弁髦宮掖豔冶之習，蓋亦駸駸乎古烈士擊筑之遺音歟？申次詔以爲二徵之餘烈，信哉！<sup>76</sup>

這段文字，後來還被李德懋引用到其《清脾錄》中，與他對中國、朝鮮女性創作的評論相結合，構成了一幅東亞女性文學創作的剪影。

## 六、翻 刻

最典型的例子應該是《蘭雪軒集》。此集編纂完成於宣祖二十三年（1590），乃蘭雪軒去世的次年。許筠完成編集後，當時的政壇和文壇領袖柳成龍（號西厓，1542-1607）即作〈跋蘭雪軒集〉，次年又爲作序。<sup>77</sup>萬曆三十四年（宣祖三十九年，1606），朱之蕃、梁有年出使朝鮮，分別爲《蘭雪軒集》作序題辭，但直到這時，《蘭雪軒集》在朝鮮仍無刻本，還是以手抄詩卷的形式流傳。最早的朝鮮刻本要到宣祖四十一年（萬曆三十六年，1608）才出現。但在中國，此前卻已經有了《蘭雪軒集》的刻本。可以說，該書最早刻本的出現不在朝鮮而在中國。

今日可考之最早蘭雪軒詩文的刻本，是沈無非刊行之一卷本《景樊集》

75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257冊），卷19，頁264。

76 〈朝鮮〉李恒福，《白沙集》（《韓國文集叢刊》第62冊），卷2，頁197。

77 此序已佚，據許筠甲辰（1604）八月〈上西厓相〉云：「辛卯歲，辱製亡姊詩集序文以惠。」（《惺所覆瓿稿》卷20，頁302）可見柳氏確序其集。

(已亡佚)。沈氏刊刻此集，且作序云：

是編爲箕國士女許景樊詩若文，秀色逼人咄咄，無脂粉氣……間剽古人，如「冰屋珠扉」一二語，然肖景處故不害爲畫師後身，世母以龜茲王所謂羸也而易之。<sup>78</sup>

沈無非爲項鼎鉉之妻，據項氏日記載，沈無非「生平酷情研筆，朝夕讀書不休，所著詩文成帙。歲丁未悉被於火……有手書所撰〈朝鮮許士女集小序〉一首，先爲其兄沈景倩臨上木，今記之以爲兒輩存手澤云」。<sup>79</sup> 沈景倩即沈德符，乃沈無非之兄。「歲丁未」乃萬曆三十五年（1607），〈朝鮮許士女集小序〉爲其手書，其兄此前刊刻《景樊集》時曾臨摹上木，據俞士玲教授考證，其付梓時間當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之前。<sup>80</sup> 作爲「詩文成帙」的女性，沈無非對朝鮮女性的創作也投入關懷，形成了第一個刻本。

又潘之恒《互史》〈外篇〉卷3的內容也是蘭雪軒詩，卷首列其〈朝鮮慧女許景樊詩集序〉，其中提及「曩沈虎臣娣氏曾梓《景樊集》一卷，余讀之」，<sup>81</sup> 沈虎臣即沈德符，<sup>82</sup> 故此處所指就是沈無非刊本，可證他曾親見此書。而他的作序時間乃在「萬曆戊申（1608）春日」，可知此本雖與許筠初刊本爲同一年，但許跋作於此年孟夏，實晚於潘本。

關於朱之蕃刊刻《蘭雪軒集》，前人曾經提及，如錢謙益云：「金陵朱狀元奉使東國，得其集以歸，遂盛傳於中夏。」<sup>83</sup> 又《名媛詩歸》云：「金陵朱太史蘭嶠出使朝鮮，得其集，刻以行世。」<sup>84</sup> 朝鮮安往居（1858-1929）〈蘭雪軒傳略〉云：「大明萬曆年間，朱之蕃使朝鮮，得夫人詩稿弁記之……因此

78 清·項鼎鉉，《呼桓日記》（《北圖古籍珍本叢刊》第2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卷2引，頁454。

79 同上註，頁453。

80 參見俞士玲，〈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的相關內容，載於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304-305。

81 明·潘之恒，《互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94冊），頁23。

82 清人厲鶚〈焦山古鼎〉詩自注云：「明世宗自號天池釣叟，見沈虎臣《野獲編》。」《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6，頁474，即指沈德符之《萬曆野獲編》。

83 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6，頁6856。

84 明·鍾惺，《名媛詩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9冊），卷29，頁329。

播入中國，鈔鏤盛行，至有京都紙貴之語。」<sup>85</sup> 但有關此本刊刻的時間、地點等，皆無記載，無從詳考。

許筠在宣祖四十一年初次刊刻《蘭雪軒集》，此即李仁榮《清芬室書目》所謂「宣祖末年改鑄甲寅字印本」。<sup>86</sup> 自此以後，許筠多次在朝鮮和中國向人贈送的集子都是這一刻本。至肅宗十八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東萊府重刊本，其書板在徐有渠正祖二十年（1796）編《鏤板考》和憲宗六年（1840）所編《各道冊板目錄》中均有著錄。除了一次性的批量印刷外，個人若有需求，也可以臨時印刷。上文引及李廷龜〈答梁監軍之垣書〉，就說可以設法從「遠郡」為他添印一部《蘭雪軒集》。又如前些年新發現的恩津宋氏家族所傳〈家藏書籍簿〉，為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於顯宗九年（1668）至十一年間所撰，其中「家印秩」部分就有《蘭雪軒集》。<sup>87</sup> 所謂「家印秩」，就是根據家庭閱讀需要而印刷的書籍。此外還有各種抄本，其中以韓國奎章閣一簣文庫所藏者最為完整。又今日本藏一抄本，與李達《蓀谷集》（肅宗十九年癸酉 1693 年刊本）合冊，此書為金公鉉（1794-?）所藏，抄寫時間則在此前，後為日本前間恭作（1886-1942）在山樓收藏，今歸東洋文庫。

完整的文集以外，還有單篇文章的書法刻本，這指的是蘭雪軒〈廣寒殿白玉樓上標文〉，有韓濩書法本，書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仲夏，朱之蕃曾向許筠求取韓石峰書法，筠乃以此件進之，朱稱賞云：「楷法甚妙，真卿上、子敬下也，松雪、衡山似不及焉。」「又欲得真本，不得已，以〈長門賦〉進之。」<sup>88</sup> 以為其書品在顏真卿之上，王獻之之下，勝過趙孟頫、文徵明。既非「真本」，必為刻本。韓氏書法甚為時人所重，也頗受中國人歡迎，<sup>89</sup> 蘭雪軒文經他書寫，雕版行世，必然因此而擴大影響。另外一位書法家

85 張伯偉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上冊，頁 171。

86 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4692。

87 參見韓國慶北大學校 Song Ke-Young 博士“A Study on the Time of Making *Gahang Seojeokbu* Handed Down by Dongchundang’s Descendants Family”，文末附錄經過整理的〈家藏書籍簿〉，載於韓國《書志學研究》38(2007.12): 1-33。

88 許筠，《惺所覆韻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74 冊），卷 18〈丙午紀行〉，頁 292。

89 《星湖僊說類選》〈技藝門〉「韓石峰」條載：「壬辰天將李如松、麻貴、北海滕季達及琉球梁榮之徒，皆求書帶去。王世貞云：『東國有韓石峰者，其書如怒猊決石。』朱之蕃亦

李盤（青川子）在七十五歲時也書寫了此文，並由藍芳威帶回中國，藍氏曾經向黃上珍、潘之恒展示，潘評「其字遒媚，無一敗筆」。<sup>90</sup>

日本的翻刻本文已提及，乃正德元年（朝鮮肅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臘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衛與儀兵衛刊本，底本為朝鮮東萊府重刊本，只是將一卷裁割為兩卷，題為《蘭雪軒詩集》，今藏日本國會圖書館和公文書館。又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松皋堂抄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阿川文庫藏抄本。

這些在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刻本和抄本的大量存在，也就匯合成《蘭雪軒集》在東亞的環流。

## 七、編 集

由於女性作品在東亞的環流，根據能夠閱讀到的文獻，編選他國女性作品，也成為一時的風尚。上文曾經提及，中國人編選女性作品集，「夷夏兼錄」已經成為十七世紀以降的通例之一。這也不限於中國一地，在日本和朝鮮也同樣存在。

先看日本。如《名媛詩仙集》，藤昌琳撰，寬文十一年（1617）序，延寶六年（1678）跋刊。此書據明人鄭文昂《古今名媛匯詩》，從中選出唐宋元明四代三十六位女詩人的七言絕句，列作者圖像及傳記，並交代出典。「三十六」之目，自云仿《本朝女歌仙》。除此以外，還利用了一些小說資料，如武則天名下用到的《如意君傳》，<sup>91</sup> 鶯鶯名下用到的《情史類略》，<sup>92</sup> 把這些作品歸在「名媛詩仙」之下，既有點匪夷所思，亦頗有值得探索的意味。而「三十六」的傳統，最早見於平安時代藤原公任（966-1041）的

云：『當與王右軍、顏平原爭其優劣。』（首爾：明文堂，1982），頁449。

90 潘之恒，《互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94冊），外編卷3，頁23。

91 《如意君傳》是現存明代最早的豔情小說，以中國傳統觀念看來，其與「名媛」品格相去甚遠，現存版本皆為和刻本，日本且多有翻譯、仿作、改寫等，而從《名媛詩仙集》的引用來看，也可以為此書在江戶時代的流行添一佐證。

92 參見（日）倉員正江，〈《九州諸將軍記》掲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兩朝平攘錄》に記録された朝鮮女流詩人〉第7節，《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82(2012.6): 17-31。

《三十六人撰》，其後又《中古三十六歌仙》，至鎌倉時代中期，乃有《女房三十六歌仙》，江戶之初，石川丈山（1583-1672）又立「三十六詩仙」，於京都建「詩仙堂」。故此選本雖取材於中國，在編選上則富有日本特色。

又如《隨園女弟子詩選》上下卷，大窪行（號詩佛，1767-1827）編，江戶和泉屋莊次郎等，文政十三年（1830）刊，後又有天保十五年（1844）刊本。本書自《隨園女弟子詩選》中再作甄選，共得隨園女弟子十九人詩。上文根據現存舶載類書目，《隨園女弟子詩選》隨著《隨園三十種》輸入日本的時間，最早是在天保十二年（1841），但既然大窪氏能夠在文政十三年編纂此書，則其傳入時間顯然要更早。大窪詩佛在當時與菊池五山（1769-1849）、市河寬齋（1749-1820）、柏木如亭（1763-1819）等人成立了江湖詩社，共倡「清新性靈」之詩，他們重刻了袁枚的《隨園詩話》，但並非簡單地將中國本照樣翻刻，而是從中選出「合法之詩及論數十百首」，<sup>93</sup> 經過其自身的篩選。《隨園女弟子詩選》的情況也類似，原書六卷，大窪選出二卷。菊池五山又被時人稱作「本邦之袁子才」，<sup>94</sup> 既仿《隨園詩話》而作《五山堂詩話》，又「每逢閨秀詩，必抄存以廣流傳」，<sup>95</sup> 可見這一詩社骨幹皆積極推動女性作品的流傳。

到了明治時期，類似的編集更多，略舉如下：

《名媛詩歸絕句抄》二卷，闕名選，江戶末明治初抄本。

《歷代名媛詩文》二卷，久保田梁山選，小野長願（湖山）校，東京正榮堂內田彌兵衛刻本，明治十一年（1878）版。

《歷代名媛尺牘》二卷，清陳詔編，日本島田均校，明治十一年刊巾箱本。

《歷代名媛尺牘》二卷，清陳詔編，日本島田均校，東京萬青堂刊，明治十一年版。

《歷代名媛尺牘》二卷，清陳詔編，大岡讓點，大阪關原利助刊本，明治十一年版。

再看朝鮮。朝鮮人編集的中國作品，現存最早者為高麗時期的唐詩選

93 荏土柏昶〈序〉語，（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20輯（東京：汲古書院，1978），頁71。

94 （日）加藤良白，《柳橋詩話》卷上，收入趙鍾業編，《日本詩話叢編》第9冊（首爾：太學社，1992），頁35。

95 （日）菊池桐孫，《五山堂詩話》卷2，《日本詩話叢編》第7冊，頁95。

本《十抄詩》，且有麗末僧人的注釋。而第一部日本詩選，是由李書九（1754-1825）、柳得恭（1749-1807）、朴齊家（1750-1805）、李德懋等人參與編纂的《日東詩選》，又名《蜻蛉國詩選》。此皆集中於一國。柳得恭在正祖二十年（1796）編纂的《並世集》，選錄了中國、日本、安南、琉球詩人的作品，頗具東亞漢文化圈的整體眼光。只是以上的詩選，一概未涉及女性作品。第一部作品，是朝鮮純祖中期（1818年前後）無名氏編《名媛詩歸抄》1卷1冊，編選中國名媛數十家作品。此書後為前閔恭作收藏，現歸日本東洋文庫。<sup>96</sup>又朝鮮末期郭燦編《東洋歷代女史詩選》，<sup>97</sup>雖然出現較晚，卻是迄今為止較為全面展示東亞女性詩歌面貌的唯一選本。全書6卷，分選中國、日本和朝鮮女性詩凡五千五十餘首，卷1至卷5是中國部分，自上古少昊嫫祖至晚清康同璧，卷6為日本、朝鮮部分，日本16人，朝鮮52人。此書編於日據時代的朝鮮，故在編選次序上以日本置於朝鮮之前，選本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我們重新以東亞整體眼光考察女性作品，本書實具有開創意義，客觀上也仍能給人以啟示。

## 八、結 論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歐美書籍史研究領域中，人們越來越普遍地認識到，「書籍史是一門重要的新學科，是一種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溝通和交流的學問」，「人們的想法和觀念是怎樣通過印刷品得到傳播的，閱讀又是怎樣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爲」。<sup>98</sup>可見，近三十年來的歐美書籍史研究，已經完全擺脫了純物質、純技術的觀念，而是試圖採用社會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討書籍在人類溝通和文化轉移方面的作用。在東亞書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漢籍的「東傳」或「回流」，而較少著

96 （日）藤本幸夫，《日本現存朝鮮本研究·集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6），頁114。

97 郭燦，《東洋歷代女史詩選》（京城：寶文館，1920）。

98 （美）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書籍史話〉，收入蕭知緯譯，《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85。

眼於「環流」。<sup>99</sup> 無論曰「東傳」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徑往往是單向的，而「環流」的視角所見者，則是曲折的、錯綜的、多元的流動，而且這種流動還是無休止的。前者所獲往往是書籍傳播的「表象」，而「環流」著重探索的是書籍傳播、閱讀之後的「心象」。2010年舉辦的「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國際會議，儘管其主旨已有新意，會議論文在具體問題的探討上或多新見，但實際成果依然屬於單向的，能夠在文獻、歷史、理論和方法上達到「環流」要求的實為罕覯。沈國威在論文集的〈跋〉中指出：「環流的視角要求我們，不僅關心書籍的印刷出版，還要注意書籍的流通、閱讀（包括對流通、閱讀的限制）；當然更主要的是書的著者、內容。」<sup>100</sup> 我基本贊同他的意見，但認為核心問題乃在閱讀，書籍的內容是通過「閱讀」或「誤讀」而發生影響。所以，我理解的「書籍環流」，包含了書籍本身在傳播中的多向循環，書籍內容的閱讀、接受並反應的互動，以及由此引發的觀念和文化立場的變遷。這一題旨相當豐富，限於篇幅，本文僅僅就明清時期女性書籍在東亞的環流現象作了一個初步的描寫，概括為探訪、購買、輸入、饋贈、翻刻、編集等六目，略舉其例以明之。至於這些書籍是如何被閱讀，閱讀中出現了哪些誤讀，閱讀後又是如何發生影響，則擬在今後的論文中續作探討。

附記：本文原為參加2013年12月由漢學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之「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而撰寫，格於會議論文不超過兩萬漢字之要求，本文實際提供者僅為上篇，主要描述該課題之背景，至於書籍以及相關知識在環流過程中如何被閱讀和誤讀，以及產生何種影響、導致何種結果，在本文中尚未暇展開，乞讀者諒解。有興趣者，可關心其後續研究。

---

99 較為集中的論述不妨以王勇主編的《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為例，該書精選了2006年在杭州舉辦的「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上的論文，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最新出版的王勇主編之《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其第二編命名為「典籍環流」，夷考其實，主要講的還是單向的傳播。

100 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497。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高麗) 金富軾,《三國史記》,首爾:景仁文化社,1973。
- (高麗)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韓國文集叢刊》第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金宗瑞,《高麗史節要》,首爾:明文堂,1981。
- (朝鮮) 徐居正,《東人詩話》,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
- (朝鮮) 沈守慶,《遣閒雜錄》,《大東野乘》本,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09。
- (朝鮮) 崔岌,《簡易集》,《韓國文集叢刊》第49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李恒福,《白沙集》,《韓國文集叢刊》第6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李廷龜,《月沙集》,《韓國文集叢刊》第7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許筠,《鶴山樵談》,《稗林》本,首爾:探求堂,1991。
- (朝鮮) 許筠,《惺所覆瓿稿》,《韓國文集叢刊》第74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金中清,《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1冊,首爾: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 (朝鮮) 南九萬,《藥泉集》,《韓國文集叢刊》第132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洪萬宗,《小華詩評》,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第3卷,首爾:太學社,1996。
- (朝鮮) 李宜顯,《陶谷集》,《韓國文集叢刊》第18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申維翰,《青泉集》續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0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李瀛,《星湖僿說類選》,首爾:明文堂,1982。
- (朝鮮) 金慶門等,《通文館志》,首爾:民昌文化社,1991,複製日本朝鮮總督府影印京城帝國大學藏本。
- (朝鮮) 申光洙,《石北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3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洪大容,《湛軒書》,《韓國文集叢刊》第24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



- 2000。
- (朝鮮)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57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李德懋,《清脾錄》,《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58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李德懋,《入燕記》,《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59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78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朝鮮) 鄭昌順等編纂,《同文彙考》,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 (朝鮮) 李尙迪,《恩誦堂集》續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312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明·胡震亨,《詩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明·藍芳威編,《朝鮮詩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圖書館藏本。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續修四庫全書》第 12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潘之恒,《互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9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9。
- 明·華察等,《己亥皇華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9。
- 明·鍾惺,《名媛詩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3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9。
- 明·徐燊著,沈文倬校注,《筆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清·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項鼎鉉,《呼桓日記》,《北圖古籍珍本叢刊》第 2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
- 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王士禛,《居易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9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

-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季綸編撰，《閨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9。
-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9。
- (日)林鵝峰編，《本朝一人一首》，《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4。
- (日)朝川鼎，《樂我室遺稿》，崇文叢書第2輯之51，東京：崇文院，1931。
- (日)菊池桐孫，《五山堂詩話》，收入趙鍾業編，《日本詩話叢編》第7冊，首爾：太學社，1992。
- (日)加藤良白，《柳橋詩話》，收入趙鍾業編，《日本詩話叢編》第9冊，首爾：太學社，1992。

## 二、近人論著

- (日)大庭脩 1967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編，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 (日)井上和雄 1916 《慶長以來書賈集覽》，大阪：高尾書店。
- 王勇主編 2009 《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王勇主編 2013 《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 全海宗著，全善姬譯 1997 《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杜慧月 2010 《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日)辛基秀、(日)仲尾宏編 1994 《大系朝鮮通信使》，東京：明石書店。
- 祁慶福 1999 《朝鮮詩選校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 (日)長澤規矩也編 1978 《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20輯，東京：汲古書院。
- 俞士玲 2009 〈明末中國典籍誤題蘭雪軒詩及其原因考論〉，張伯偉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 胡文楷編著 1985 《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倉員正江 2012 〈《九州諸將軍記》掲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兩朝平壤錄》に記録された朝鮮女流詩人〉，《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82(2012.6): 17-31。
- 張存武 1978 《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伯偉 2004 《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
- 張伯偉 2007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
- 張伯偉編 2008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

張伯偉主編 2011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

郭 燦 1920 《東洋歷代女史詩選》，京城：寶文館。

(美) 羅伯特·達恩頓 (Robert Darnton) 著，蕭知緯譯 2011 《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日) 藤本幸夫 2006 《日本現存朝鮮本研究·集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 2011 《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irculation of Women's Writing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Bowei\*

### Abstract

Throughout East Asia, women have long been activ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not only receiving high praise for their masterpieces circulating among the masses, but also acquiring prestige in the literary worl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hen Emperor Jing Tai 景泰 (1450-1457) was in power, the literary world boomed with a flood of women's writings produced, published and available to the masses.

However, this literary trend did not occur simultaneously across East Asia. Women's writing was scarce in Chosun compared to the vast volume written in Japan. It was not until the Ming dynasty, when women's writing began to flourish and spread into Chosun that ambitious local writers were inspired to create more works of their own, leading to a flourishing of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Chosun dynasty.

In the past,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literary history focused on how Chinese literature spread further East or flowed back into China, and rarely on circulation. Both primary focuses, the flow to the East or the flow back, were very straightforward and unidirectional. However, when one looks into the circulation

---

\* Zhang Bowei is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approach, one finds it to be multidirectional, diverse, intricate, and most importantly presenting endless possibilities. The previous unidirectional methods can only skim the surface of the problem of how literature spreads, while the multidirectional circulatory method is able to penetrate deeper, exposing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circulatory method considers the multidirectional dissemination of books, the process of reading, reception and response, and also the resulting changed conceptions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readers. Due to space limitations, this dissertation begins with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women's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next six parts respectively deal with interviews, purchases, inputs, gifts, prints, and compilations. Each chapter provides examples as further illustrations. Questions such as how these books were read, what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s were made, and how reading these books influenced readers will be explored in future dissertations.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men, literature, East Asia, circulation

